

俞峰:改革是发展的常态

本报记者 屈 茜



俞峰

走进中央歌剧院院长俞峰的办公室,他指挥乐队演奏的巨幅照片格外引人注目。照片中的他全神贯注,挥洒自如,流露出对艺术的热爱与投入。“照片是几年前拍的,那会儿头发还多一些。”俞峰笑着说。虽是一句自嘲,却印证了他这几年来为中央歌剧院改革发展付出的努力与艰辛。

俞峰第一次走进中央歌剧院是2004年,第二年,他受聘成为剧院音乐总监,2006年正式调入,2009年升任院长。“那时候歌剧院如果不发展,就真是死路一条了。”俞峰回忆

起当年歌剧院的状态时说。

2006年,俞峰开始在中央歌剧院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第一步就是考核上岗。“演员必须经过考核才能上岗,不合格就回家进修,来年再考。”俞峰说,这对于当时的歌剧院而言难度非常大,但通过坚实的推动,大家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如今,考核制度已经成为中央歌剧院的一个基本策略,每年都有。

就在当年,俞峰带领剧院排演了新创歌剧《杜十娘》。“合唱团是歌剧院的核心,但秩序是最乱的。”俞峰说那是他有史以来指挥的最头疼、最吃力的一部剧。此后,俞峰就一头扎到合唱团,下决心要把这个剧院发展的最大瓶颈解决好。他先撤掉团长整顿风气,然后自己花钱买试唱教材,让演员从识谱和试唱的基本功开始练起,并请中央音乐

学院的专家指导。经过这些努力,院团的业务能力前进了一大步。

然而,仅仅50多名队员的合唱团对于一个国家院团而言是远远不够的。此前,中央歌剧院为了解决演员问题,一到演出就四处借人,这不仅保证了演出质量,而且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队伍,还时常因为更换服装而增加了成本。俞峰担任院长后,第一个星期就解决了人才问题,在全国招聘吸收了30多名演员。如今,中央歌剧院实行了更为灵活的用人机制,不断招生,扩大剧院规模,同时通过全院考核,实现有上有下的良性循环。

其实,就在俞峰进行队伍建设的时候,演出经营的重任也落在了他的肩上。他不得不从舞台上的著名指挥变身成为经纪人,通过朋友到处拉演出。“那时经常遭到拒绝,说

歌剧院演出质量不行、队伍纪律不行,有时候脸上实在挂不住了,就只好退出来。”俞峰会把这些经历在大会上讲给演员们听,以激励斗志。

大多数时候,对方会同意演出,但条件是必须由俞峰亲自指挥。就这样,2007年他们在全国各地演出了120多场,连大大小小的宴会都不错,演出费很低,10万元、8万元都有。俞峰每一场都会上阵指挥,和演员拿一样的钱,其实大家都明白,此前他一场指挥收入就能达到几十万元。

“这种演出不是艺术,国家艺术团做到这个份儿上,简直是丢国家的脸。”俞峰说。2009年,当剧院状况有所好转后,他坚决停止了这种演出方式。就在那一年,中央歌剧院推出了第一届国际歌剧季,从9月份开始筹划半年的演出,有了正规化的艺术生产,如今歌剧季已经

是第四届了。

通过几年的努力,中央歌剧院的演出有了质的飞跃。2010年,中央歌剧院凭借原创歌剧《霸王别姬》获得第十三届文华大奖,那也是剧院近18年来第一次获奖。2011年又凭借瓦格纳鸿篇巨制《汤豪塞》荣获了11个奖项,充分证明了剧院的综合实力。2012年是中央歌剧院的“创作年”,3部新创歌剧《山林之梦》、《鄱地九歌》、《辛亥风云》同时上演。

今年是中央歌剧院建院60周年,国庆节期间,俞峰和260多名演员把《图兰朵》带到了歌剧之乡意大利。就在记者采访时,外方人员正就明年剧院赴欧洲城市巡演一事进行商议。“这些是献给党的十八大和剧院60岁生日最好的礼物。”俞峰由衷地说。

业务进步的同时,演员们的政治觉悟也悄然发生着改变。“我刚来中央歌剧院时,让大家以党员的标准监督我,想不到演员们都笑了,因为台底下没有一名共产党员。”俞峰说,如今歌剧院已经发展到50多名党员,而且都起到了带头作用。“我是共产党培养的艺术家的,从心里感谢党,我希望通过歌剧艺术为党和国家、人民服务。”俞峰说。



王亚非

近日,重庆“两江四岸”的又一地标性建筑,投资近5亿元的重庆国际马戏城一期工程就要竣工了。原重庆杂技艺术团团长、现任重庆演艺集团艺术总监王亚非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当得知这一项目获批的时候,很多老艺术家激动得热泪盈眶。”王亚非回忆说,“而我当时的喜悦和激动,也远远胜过了我个人获得荣誉时的那种心情。”

王亚非就是这样一个人,永远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的人。在30多年的杂技演艺生涯里,她编导了大大小小50多个节目,屡屡荣获国内国际重大杂技比赛金、银奖及最佳编导奖。其中《红舞鞋》、《花木兰》等杂技剧更是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广受好评,为中国杂技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但每当谈到这些的时候,她都会将一切成绩归功于集体:“没有集体的培养,不会有我昨日的成长。而没有团队的努力,更不会有我今日的成功。无论是对党和人民,还是对同志和集体,我都要抱有一颗感恩的心。”

王亚非:我只是团队的一员

本报记者 许亚群

初到杂技团的时候,王亚非坦言她并没有什么远大抱负,只是为了图个事业单位的稳定。然而来到这里之后,她却深深地被杂技团人坚韧、执着的精神感动了。“当时我就觉得这里就是我奉献自己一辈子艺术生命的地方。”王亚非说。

舞蹈演员出身的王亚非起初算是杂技团里的“外行”,因此,有时在排演过程中,她的创作理念会跟老一辈艺术家产生冲突。“但我得到的是他们耐心的指导和无私的包容。”王亚非说,“我能做的,只有用更加勤奋努力的工作去回报他们。”这些年,重庆杂技团在王亚非的带领下,一直秉承着老杂技团“吃苦耐劳、团结友爱、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而重庆市委也号召全市文艺院团都向杂技团的团队精神看齐。

今日的王亚非在别人眼中或许风光无限,但在她心里,却有着无数充满眼泪和辛酸的故事。“我已经不记得我曾多少次感动、多少次落泪。”王亚非说,杂技是一门枯燥而玩命的艺术。有一次剧团排练杂技剧《花木兰》时,她眼睁睁地看着5名队员接连晕倒在地面前。还有一次剧团在澳大利亚的演出中,一名男演员因体力透支,竟昏倒在舞台上。“这种类似的经历不胜枚举,每当看见队员吃苦受累,我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王亚非感慨地说。

然而长期以来,王亚非的付出并不比团里的任何一个人少。加班加点、早出晚归、带病工作、逢节不休等对她而言早已习以为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好队友、好领导,重庆杂技团才能全团上下拧成一股绳,催生出了一个又一个杂技艺术精品。在王亚非眼中,这一切都是自己的本分。“或许做事不追名逐利、甘愿奉献,就是我今天能有一点成绩的最主要原因吧。”她说。

近年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逐步深化,重庆地区的文化发展也呈现出了蒸蒸日上的新气象。对于党的十八大以后的文化工作,王亚非有很多深入思考:如何在艺术创作上更加适应市场、贴近人民?如何构建更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更多的基层群众共享优秀的文化成果?如何加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让更多的中国文化精品走出去?这些问题,王亚非在心中都有着自己的答案。“也许我的想法还不是很成熟,但我坚信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必然会出台更科学、更富有指导性的方针政策,中国文化将迎来更大的繁荣发展。”

屈巧哲:德艺双馨是我的追求

本报记者 李 颖



屈巧哲

得知自己被选为十八大代表,青海省西宁市戏剧团党支部书记、国家一级演员屈巧哲说是“意想不到的惊喜”。

1985年12月,本是甘肃张掖地区七一剧团台柱子的屈巧哲,跟随在部队的丈夫来到西宁,进入西宁市秦剧团。当时的秦剧团阵容庞大,人员众多、竞争力强,在张掖小有名气的屈巧哲在团里却坐了冷板凳,甚至连龙套都跑不上。不甘认

输的她,利用空闲时间认真排戏,苦练基本功。1986年10月,屈巧哲报名参加参加了西宁市举办的第二届中青年演员大赛,并获得一等奖,之后,又分别获得青海省中青年演员大赛一等奖和西北五省(区)电视大赛大奖。接二连三地获奖,不但改变了当时演不上戏的尴尬局面,也增强了她在戏曲道路上勇往直前的信心。

在《五典坡》、《白蛇传》、《秦腔将军》等50多部剧目中,屈巧哲扮演过不同的人像。她始终坚持博采众长,在唱腔发声、表演技巧上狠下功夫,逐步形成了以情带声、以声带情、唱做俱佳、内在感强的表演风格。2005年8月,由她主演的大型现代戏《母亲》,获得第三届中国秦腔艺术节优秀表演一等奖,也是要

冲刺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剧目,然而事与愿违,在第23届梅花奖评选中,屈巧哲意外落选了。在同事和亲友的鼓励和安慰下,她一头扎进排练中。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第24届梅花奖角逐中,她不负众望,赢得专家及广大观众的赞扬和好评。“当我站在领奖台上时,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屈巧哲回想起当年获奖的情景时感慨万千,“我深知这朵‘梅花’来之不易,它不仅是对我艺术努力的回报,也实现了我们青海戏曲界梅花奖的突破。”

2007年,西宁市属专业剧团改革,屈巧哲本可以分流到别的文化单位拿全工资或调到陕西另谋高就,但她割舍不下对青海这片土地和观众的爱。“我总想起寒来冬腊

月、大雪纷飞,乡亲们捧着热腾腾的姜汤和鸡蛋油饼在后台等我们的场景,总是忘不了戏迷们一张张纯朴善良的笑脸。”屈巧哲说,“我是一名演员,更是一名党员。当组织挽留我时,我毅然答应留下来。”这一留就又是5个年头,至今她仍然工作在第一线。无论是到厂矿还是部队慰问演出,她都认真准备、积极参与。几乎每年春节,她和剧团的同事都是在大通、湟源等乡村演出。“从正月初三到十五,甚至二月二,我们一村接着一村演,有时一天演三本戏,一本戏两三个小时,一天下来就要连续熬十几个小时,大家早已精疲力尽,连饭也不想吃。可当看到乡亲们的笑脸,听到台下热烈的掌声,就觉得再多的付出是值得的。”屈巧

哲说。

为了使青海的秦腔后继有人,屈巧哲全心全意培养新人,一字一句教他们唱,手把手教他们演。为了让学生们更快成长起来,她多次把赴外地参赛演出的机会留给他们,“我希望能给青年演员更多经风雨、见世面、交流学习的机会。”她说。

屈巧哲认为,艺术创作既要耐得住寂寞,也要投入激情,更要舍得奉献牺牲。为了工作,她经常无奈地把家庭放在第二位。有一次演出完匆匆赶回家时,她看见儿坐在凳子上,用改锥捅电视。她急忙扑上前去,一把抱下儿子。儿子用稚嫩的声音说:“妈妈,没电了,我在修理呢。”听到这儿,百感交集的屈巧哲抱着孩子哭了起来。到现在再讲起这事,她仍感到后怕和愧疚。“我知道,我的故事在千千万万个文艺工作者身上也发生过。舞台上的光环并不代表我全部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称职的家长、儿女。既然我选择做一名好演员、一名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就应该无私奉献,全身心地为广大观众服务。”屈巧哲说。

支芬:让村民端上文化致富的“金饭碗”

本报驻北京记者 王晓风 李 雷



支芬

都说“做女人难,做个当家的女人更难”,对于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村党总支书记支芬来说,最难的不是做“让老百姓不仅有钱挣,精神生活还要富足”的女当家。仅仅10年,支芬带领村民通过挖掘当地历史文化资源,在古典家具修复制作产业上一路挺进,还拓展了民俗旅游等商机,全体村民端上了文化致富的“金饭碗”。2011年,全村收入22.4亿元,人均收入2.4万元,上交利税3900多万元。在高碑店百姓眼中,书记支芬无疑是令人骄傲的,

她的坚韧和智慧,她对文化产业的敏锐和不遗余力带来了高碑店今天的繁荣,这也就足以解释她为什么能够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并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了。

人都说,高碑店村的“小媳妇”支芬是个倔性子,花10年时间干了一件事——“让农业无粮可收,农村无地可种,农民无事可做”的“三无村”,变成了“文化富民,文化富民,文化富民”的幸福村。

2002年,支芬来到高碑店村任村党总支书记。全村原有的2300亩耕地全部被征用,失地农民靠什么生存?村庄靠什么发展?20本密密麻麻写满调研资料的笔记本,见证了支芬为找到一条适合高碑店村民意的文化之路付出的艰辛努力。

上世纪80年代,高碑店村有了

第一家古董家具店,90年代初,陆续续有二三十家商户来高碑店经营古典家具。支芬认为这是个有潜力的发展方向;充分利用高碑店深厚的文化底蕴,培育古典家具一条街,让一条街带活一个村。她认为,文化产业是一种新兴产业,但盲目地割断历史另起炉灶并不能创造期望中的经济效益,关键要与当地的历史演化一脉相承。高碑店早在辽金时期已成村,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居民自古有经商的传统,这样做等于把农民的传统住宅资产和高碑店的文化产业紧密结合起来。

只有行动才能改变。为此,高碑店拿出100多万元用于整修道路、美化街道,鼓励居民按照明清建筑风格统一改造店面。“这个书记事儿真多,顶多也就闹腾3个月,待不长。”听闻女书记支芬要搞文化产业,有人如此预言。

面对当时一盘散沙的高碑店,支芬的想法只有一个:先用文化把老百姓的心凝聚起来,劲儿往一处使,高碑店才会有发展。半年时间里,她走遍了村里的大小胡同,挨家挨户走访,挖掘村史。白天她跑到各家商户搞调研听取他们的发展规划,晚上她琢磨着怎样做村民的思想工作,改善村民风貌。村民起初不理解时,这个大家眼里的女强人也偷偷地抹过眼泪,可耐心和诚意还是打动了从心里眼里不甘现状的高碑店人,慢慢地,改变的冲动洋溢在村子的每个角落,“那就撤开了干吧,越不越走下去,听书记的也许还有出路。”

不多时,一条不起眼的小街魔术般变了样,全长1800米、拥有400余家店铺的古典家具特色商业街向收藏爱好者和国内外游客展示着高碑店的欣欣向荣,从家具、字画到古

玩、瓷器、木雕、石刻,一批有地域特色、文化内涵的艺术品应运而生,一跟不起眼的木料经过“文化”的包装,在外地人和外国人那里一转身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人们这才恍然发现,高碑店的女当家不简单,跟着她干日子有奔头。

在“文化立村、文化兴村”的思路下,2003年,支芬响亮地提出“文化村要有文化活动”的口号。在这位“支大胆”的带领下,高碑店又飞出了一支支合唱团、高跷队、腰鼓队、扇子队……2005年高跷队31名队员远赴英国参加了“北京风情舞动伦敦”活动;也是当年,在朝阳区旅游局的支持下,高碑店国际民俗旅游接待区正式启动,村民们打开家门让老外到家里体验民俗生活,至今已接待了来自英、美、韩、日等十几个国家的游客,向世界展现了北京人良好的国际形象。

“文化的种子一旦在百姓心中生根发芽,就是一件惠及子孙后代的大事。10年高碑店之变,坚定了我们文化兴村的信念。高碑店将挖掘老北京文化,擦亮老字号名牌,把文化致富路走下去。再过10年,我们将带给大家更多惊喜!”支芬信心满满地说。

第一届“文化共享杯”全国群众摄影艺术作品集征集大展启事

为庆祝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推动群众文化活动广泛开展,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文化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管理中心联合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中国群众文化学会,依托文化共享工程的信息网络、数字资源、人才队伍等综合优势,举办“文化共享杯”——第一届“文化共享杯”全国群众摄影艺术作品集征集大展(以下简称“征集活动”)。

一、目的

为广大群众摄影爱好者搭建交流、共享、展示、提高的平台,通过征集展示活动,引导基层群众积极参与到文化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中来,进一步丰富工程的数字资源内容,推动文化共享工程的建设发展。

二、活动主题

“文化共享 幸福共享”——通过一点一滴的镜头语言,讲述身边的文化事、文化人,以小见大,定格美好生活瞬间,刻录真情实感世界,充分反映当下群众对美好精神家园的热爱和向往,讴歌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成就。

三、征集时间

2012年11月1日至12月20日

四、参加范围

全国摄影爱好者均可报名参加,年龄、职业不限。

五、投稿方式

1.作品征集只接受通过数码摄影、以电子文件网上传送的方式投稿。

2.通过全国文化共享工程网站或各省级分中心网站注册后提交。

3.参展作品需经共享工程省级分中心或省群艺(文化)馆推荐。

六、作品要求

1.参展作品黑白、彩色不限;单幅(1张为1幅作品)或组照(1组不超过4张)不限;每位参展者提交的作品不超过3幅(组)。

2.作品应符合活动主题,内容健康向上、客观真实,反映当前大众文化生活状态。作品风格、题材不限,具有相应的艺术特色和水准。

3.参展作品原始图片使用数码设备拍摄,像素不低于500万,文件格式为JPG,每张容量不小于2M。为确保文化共享网站安全运行,作者提交的参展作品,单张容量应降为

700K至1M,如作品获奖,作者再提供获奖作品的原始图片。

4.作者提交参展作品时,应同时提交作品的文字说明,包括但不限于标题、拍摄时间、地点,字数在60字以内。已在各媒体上发表、或参加过各类比赛并获奖的作品,谢绝参加本次摄影艺术作品集征集大展。

5.参展作品应标明作者真实姓名、性别、所在地区、工作单位、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和推荐单位。参展作品一经提交,不予退回,请参展者自行保留好作品的原始文件。

6.参展作品不得做合成、添加、大幅度改变色彩等技术处理,谢绝提供电脑创意和改变原始影像的作品,但允许提交的作品通过软件做适当的后期处理。

7.参展作品应为本人原创,严禁以任何形式抄袭转载他人作品,一旦核实非参展者本人的真实作品,将取消参展资格,如已获得奖项,主办单位将予以撤销和追回。

七、评审、颁奖及入选作品使用

1.作品评审以大众投票与专家评审共同进行,评审方式有作品初选、公众评选、专家评审等。

2.提名获奖作品将通过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网

站公示,最终结果也将通过该网站予以公布。

3.由获奖作品组成的摄影大展以网络展览方式,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网站(www.ndcnc.gov.cn)展出,所有获奖作品将被收入文化共享工程《全国群众文化优秀艺术摄影作品集》。

4.入选作品的作者将给予证书及一定数额的奖金。

5.鉴于本次活动的公益性,主办单位不收取参展者任何费用。提交参展作品中的肖像权、名誉权等知识产权问题均由作者自行解决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文化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管理中心在之后的相关非营利性公益活动中,包括但不限于出版、展览、研究、网站、影视作品、公益广告等,有权无偿使用参展作品,不再支付稿酬。参赛作品不予退回。凡提交参展作品的作者,均视为同意并遵守以上约定。

八、具体详情可登录全国文化共享工程网站(www.ndcnc.gov.cn)查询。

文化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管理中心
中国艺术摄影学会 中国群众文化学会
2012年11月1日